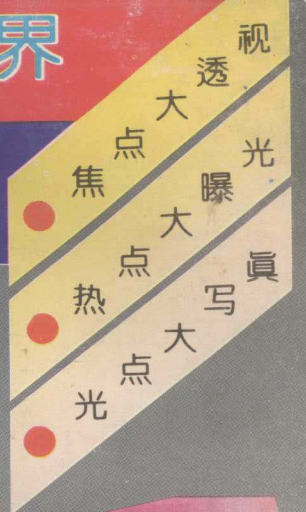


震惊中的世界

二十世纪大扫描丛书

惨绝人寰的灾难纪实



给跨越世纪的朋友

一册在手

拥有世界

290
山西人民出版社

王德禄 卢渝 主编

《震惊中的世界

——二十世纪大扫描》丛书

惨绝人寰的灾难纪实

姜剑云

样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四

社 长 宋富盛
总 编 辑
责任编辑 王梦辉
封面设计 董智敏

惨绝人寰的灾难纪实

姜剑云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5.25 字数:117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6年1月太原第2次印刷

印数:10001—13000册

*

ISBN 7—203—02753—8/G·1119

全套定价:66.00元 本册定价:6.60元

目 录

城市，在顷刻间消失……	
——培雷火山大爆发……	(1)
六百观众遭活焚	
——芝加哥大剧院失火惨剧……	(1 7)
冰海沉船	
——“泰坦尼克”号遇难记……	(3 2)
蘑菇云在广岛上空升起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纪实……	(5 3)
大地，在震颤中撕裂……	
——唐山大地震追录……	(7 3)
音 747 撞向大岳山	
——世纪最大空难始末……	(9 7)
身杀手”	
——核污染、毒气泄漏和“害人湖”特写……	(111)
火海翻腾二十七昼夜	
——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剪影……	(127)
焦渴的大地 饥饿的非洲	
——旱魃肆虐廿四国……	(146)

城市，在顷刻间消失……

——培雷火山大爆发

“魔鬼的烟囱”

亲爱的读者，你到过火山吗？

这几乎是一个无关痛痒，让人懒得回答的问题。因为只要下了决心，即使从未到过，也可以远游涉足。试想，有些大名鼎鼎的地理之最，或者名闻遐迩的旅游胜地本来就是一座火山。比如说，菲律宾的最高峰正是海拔 2954 米的阿波火山；而坦桑尼亚东北的乞力马扎罗山高达 5895 米，这样的一位非洲山峰巨人也是一座火山！富士山——日本的象征与骄傲，其以 3776 米的高度在日本群岛的群山之中名列前茅，独领风骚。尤其是那标准的圆锥形山体、山顶上的皑皑积雪、周身的温泉与瀑布、“风景那边独好”的富士五湖，处处如同蒙娜丽莎脉脉含情的眼睛，美丽得让你不忍离去。但你可曾想到，如此美丽而令人向往的富士山，竟也是

一座火山，并且还是一座地地道道的活火山，就象非洲大陆上的乞力马扎罗山、菲律宾群岛上的阿波火山一样，并且，就在 286 年前的 1707 年，她曾经令人丧胆地抖过一次威风。

说起来，见一见火山并不困难，何况火山在地球上并非凤毛麟角。全世界亚、非、欧、美、澳、甚至南极洲，都有火山分布。菲律宾、日本都是著名的多火山的国家。日本的火山多达 200 多座，其中活火山几占三分之一，是太平洋西岸火山带的一部分。在北大西洋中，北欧的冰岛共和国，面积 103106 平方公里，大约与中国的江苏省一般大小，但境内的火山竟有 100 多座，其中活火山 24 座。位于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东印度群岛，以及位于南美洲和北美洲之间的西印度群岛，说火山多如坟包，也并非夸张过分。东印度群岛的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除加里曼丹岛以外，火山遍布各岛，仅活火山就有 120 多座。而西印度群岛中的马提尼克岛虽不过方圆 20 英里，可岛上的火山竟然有 6 座。

亲爱的读者，你见过火山的爆发吗？假如你亲眼目睹，实在值得为你庆幸。对于一个人来说，亲见火山喷发的机会可是百年不遇、千载难逢。而亲历其险，又留下描述文字的，那就更不容易了。自有人类以来，举世公认的记载火山灾难的经典文献，大概要数公元一世纪罗马人小普林尼对意大利维苏威火山公元 79 年那次毁灭性喷发所作的生动描述了。这些描述都见之于他写给当时历史学家塔西图斯的两封信。

为什么要给历史学家写信，小普林尼在信中说得很清楚：“为了把这次火山爆发的更为详尽的情况告知子孙后代，你要求我把叔叔老普林尼遇难一事（指老普林尼驾驶舰艇前往火山喷发现场

附近观察、救助中牺牲一事——笔者按）写信向你叙述，这种要求本身就值得我向你表示感谢。倘若通过你的笔，这次灾难为世人周知，那么，我敢肯定，后人就会对这次灾难永志不忘。”

火山喷发的情景和致人死命的方式都是十分奇异的。小普林尼的第一封信中这样写道：“站在那里看不清云究竟是从什么山上上升起来的。但后来发现，那云是从维苏威火山上升起的。我无法更好地描绘云朵的形状，只能将它比作一棵松树。它向高空迅速升腾时，象一棵树干，顶端展开，渐成树枝状。我想这可能是由于云朵上升时，力量减弱了，被一股向下的风压迫所致；也可能是由于上升的云朵自身重量向下压迫所致。天空有时明亮，有时黑暗。但黑暗时也出现斑驳亮点。这时已多少有点分不出哪是地面哪是火山灰了。这种奇异的现象激起我和叔叔那种凡事要仔细探明究竟的哲学家式的好奇心。他命令为他准备一艘轻型舰，并邀请我陪同前往。……他的舰艇离火山很近。越往前靠近火山，火山灰也就越厚，越灼热。火山灰纷纷扬扬，夹带着浮石和烧着的黑色岩石块，落到舰上。……就在这时，维苏威火山有几处发生猛烈的喷发。……叔叔住房前的场院几乎全被石块和火山灰覆盖。如果他在屋里再待一段时间，也许就走不出来了。……该是天大亮的时候了，但天空仍是黑沉沉的，甚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但时而有各种各样的火光和亮光划破那黑沉沉的天空。他们认为应该走到海岸边去，以弄清出海是否有危险。但他们面对的大海，海浪滔天，汹涌澎湃。叔叔呛了一两口冷水，扑在为他摊开的布上，就在这时，火焰和先火焰之前扑来的强烈的硫磺恶臭，把跟随叔叔的那伙人赶跑了，也迫使他站起来了。他在两个奴仆的帮助下，刚站立起来，立即又栽倒了。我想，叔叔是被大量有毒气体呛死

的。在这给人们带来悲伤的火山爆发后的第三天，云开雾散，天空明亮了。叔叔的尸体终于找到了。尸体完整无缺，没有任何遭受外力戕害的痕迹，仍呈倒地时的姿势，看上去他更象一个睡着了的人而不象一个死者。”

连续七天，维苏威火山喷发出数量巨大的火山灰、蒸汽、水、沙和有毒烟雾，接着爆发山洪。洪水、泥浆、火山灰迅速混合成火山糊向山下倾泻，淹没了周围几十个村庄和斯塔比伊、赫库兰尼姆和庞贝等古城，大约 16000 人在维苏威火山这次喷发中遇难丧命，城市建筑和居民遗体在火山糊中封藏保存了好几个世纪。

火山爆发的威力是难以形容的。印度尼西亚群岛中的苏门答腊和爪哇曾经是骨肉相连的一个岛。然而公元 1115 年的一次火山爆发把它们一分为二，高达 3000 英尺的喀拉喀托火山巍然矗立于它们中间的海峡之中。1680 年，喀拉喀托火山再度爆发，它把自己也炸得粉身碎骨。于是这个 3000 英尺高的火山岛消失了，变成了宽 5 英里、高 800 英尺的海底盆地。1937 年一个命名为安纳克喀拉喀托的新火山锥又从旧的破火山口隆起，形成了新的火山岛，并且仍然是一座活火山。这座火山虽然无人敢于居住，但经常有 96 英里之外的苏门答腊、爪哇、甚至巴达维亚的人前来参观。

目前，全世界共有活火山 523 座，火山学家们把它们称做是“魔鬼的烟囱”。

公元 75 年的维苏威火山爆发夺去了 16000 多人的生命，摧毁了古城庞贝，已众所周知。然而就在本世纪初，这样的悲剧又在了西印度群岛的马提尼克岛上重演一遍——岛上最高的一座火山，即培雷火山，喷发爆炸，死亡人数达 36000 人之多。远远超出了维苏威火山灾难的记录，并且岛上的商业中心圣彼埃尔城也在顷

刻之间毁灭消失……

美丽的城市和自信的人们

马提尼克岛位于南美洲北部的加勒比海与大西洋之间。所谓西印度群岛，主要包括两大群岛系列，即大安的列斯群岛和小安的列斯群岛。马提尼克岛属于小安的列斯群岛中的向风群岛，方位约当北纬 14.8 度、西经 61 度。这是一块法属殖民地，殖民地首府叫法兰西堡。商业中心圣彼埃尔城就在首府的北部，城中有居民 32000 人左右，是岛上人口最多的地方。

整个马提尼克岛，气候温和宜人，树木葱茏，翠色欲滴。居民们经营有甘蔗种植园、酿酒厂以及其它工厂、作坊。收入相当丰厚。人们和睦相处、共同劳作，一派西方与当地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幸福景象。那时的圣彼埃尔城更象一个梦幻的绿色之乡，更象一个美妙的迷你世界——

“这是西印度群岛中最古雅、最奇妙、最美丽的地方！”日本籍美国作家小泉八云这样赞美道。培雷火山爆发和毁灭圣彼埃尔前，他曾到过该城。在他的笔下，这座城市往昔的美丽风光似乎又跃然出现于我们的眼前：

“整个城市的房子都用石头建成，路面也用石块铺砌而成，尖尖的屋顶漆成红色，镶着人字形屋顶窗。许多房子全部被漆成黄色，跟热带那醒目、宛如蓝色缎子般的天空形成和谐的对比。街道大多上通小山，下至山谷，弯弯曲曲，盘旋回转。潺潺水声四

处可闻。建筑物是17世纪的风格，使人不禁想起新奥尔良的老街区。所有这些色调、风格、景致似乎是刻意精选出来以供作画的。”

这是天堂一样的世界，是上帝的赐予。几个世纪了，岛上居民休养生息，犹如在伊甸乐园中一般。虽说也有过那么几次自然灾害，但并没有带来多少损伤。人们不相信会发生火山喷发爆炸的毁灭性灾难，不相信他们的生命连同他们的天堂会被顷刻吞噬。不信，他们根本不信！

1902年4月23日，马提尼克岛北角上的培雷火山开始喷出尘埃。这座火山占地50平方英里，火山口离山脚下美丽的圣彼埃尔城只有5英里的距离。山上有湖泊与瀑布，那些流经圣彼埃尔城的清澈平静的小溪就发源于这里。火山口喷出的粉尘越来越多了，强大的地热使山顶上的湖泊沸腾起来，汽蒸雾腾，“啦啦”作响，纵横流经圣彼埃尔的小溪也泛出了沸腾的白色水泡。粉尘越喷越浓，滚滚烟尘笼罩了圣彼埃尔城和附近的村庄。正午时分，正是烈日当头，然而天空浑浊阴暗，恰如暮色黄昏。人们起初吃惊，继而惶恐，第一次对培雷火山产生畏惧心理。于是开始收拾家当，往远处的海边或岛上别的地方转移。

天空越发昏暗和灼热，雷声隆隆，又下起暴雨。山洪泛滥，村庄被淹，棚屋和一些人被冲到海里。美国领事托马斯·T·普兰蒂斯的夫人在圣彼埃尔给波士顿的姐姐写信述说自己的恐怖。而这位领事先生在其妻子和两个女儿面前似乎掩饰着他的担心，他声称：“不指望活着离开这个岛屿。”当地报纸《殖民地报》为了劝导撤离的居民回城，特别采访了一位所谓的火山学专家兰兹教授。这位教授充满自信地说：“培雷火山对圣彼埃尔居民造成的危险不会比维苏威火山对那不勒斯城造成的危险大。”《殖民地报》编辑

加评论说：“我们不明白人们为何如此惊慌。世上还找得到比圣彼埃尔更好的地方么？如果这儿会发生地震，难道法兰西堡的入侵者们会认为待在那儿比待在这儿更好吗？这是一个愚蠢的错误，对此我们要对市民们提出忠告。”

类似“忠告”对市民们确实起到了左右视听的作用。另一方面，转移出去的居民在远处海边或岛上别的地方并没有找到合适的住处，无以家为。而就在火山的山坡上，甚至离山顶仅 2000 英尺处，有些村庄的村民还临危不惧，也安然无恙。于是，从圣彼埃尔城中慌慌张张撤离出去的居民又络绎不绝地回来了。

从 4 月 23 日以来，培雷火山的粉尘喷发事实上没有丝毫暂缓过。5 月 5 日，火山山坡上又出现了几处火山口。这些火山口喷出粉尘和石子，而火山湖泊中蒸发出的蒙蒙水汽又和大量的粉尘混为一体，泥流和熔岩流形成一道道泥浆河，从火山口滚滚而下。随着隆隆山响，整个小岛都在颤抖。火山的喷发在加剧，浓密沉重的硫磺气将美丽的圣彼埃尔城严严实实地笼罩住了。人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灾难与厄运，是黑云压城城将摧，还是天地倾覆人死尽？总之，这是一个“布满灰雪的城市”。一个死期将临的城市。这几天里，发往美国的信件，在字里行间都透出了一种恐怖、厄运和日暮途穷的可怕气氛。居民们人心惶惶，有的弃家而逃。

然而，M·L·英德，这位马提尼克总督，却表现了十分荒唐的自信。就在培雷火山大爆发之前几个小时，他带着妻子从首府法兰西堡赶到圣彼埃尔城。他成竹在胸地告诉岛上居民：“培雷火山无论喷发什么，但绝对不会喷发‘危险’。大家尽可以高枕无忧！”他又调来 1500 名士兵进驻圣彼埃尔城，不让市民离开这个城市。

他想借此平息骚乱与恐慌，而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造成了更多人的死亡，其中包括总督本人和他的妻子。

如此盲目自信的人在当时绝非少数。火山爆发前，许多小船纷纷驶离圣彼埃尔的港湾。可是还有 18 艘大船在港内停泊着，这些船大都是美国和英国的。他们自信，即使有危险，再起锚把船开走也不迟。

火山大爆发前仅几天，《殖民地报》还打算组织一个“探险队”到培雷火山顶上去野餐。而一个叫拉维特的人更是如痴似颠，他竟在末日来临前一夕领着一班欧洲游客攀上培雷火山的是非之地，想目睹喷射而出的火山灰、蒸汽和熔岩流，以真正领略“小说里的奇观壮景”。

地狱拜访人间

自信，对于处于困境、逆境中的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自信是一种不可低估的精神力量。但自信不等于自大和愚昧。自信是有条件的，需要知己知彼。在人力可及的情况下，自信的人才可能是胜利者。相反，对于对抗的力量一无所知，或者明知自然外力为人所不可抗拒，而偏要以卵投石，那么，盲目自信的人只会葬送自己。火山，尤其是活火山，在人的现有认知水平上，其实还是不可知的。火山是“魔鬼的烟囱”，要喷发什么，以及蓄积了些什么，要探知究竟，犹如要窥探弄清地狱中有些什么刑具一样地艰难。火山是崇高的，但你得敬而远之，当其业已冒烟，万不可徘徊观望，再坐视喷火，应该及早退避三舍，三十六计，走为

上策。

5月7日那一天即培雷火山亮相前一天的夜晚，圣彼埃尔城的大庄园主弗纳德·克拉克，着实坐立不安，一宿未眠。第二天天刚亮，他就急着观察气压表。表上的指针在剧烈地跳动，克拉克的眼睛睁大了，瞪圆了。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他紧张了，慌了。他几乎来不及穿衣服就召集全家人和佣人，跳上了马车，赶着马儿飞跑。马车在圣彼埃尔城的街道口穿行飞奔，沿途一些熟识的人朝克拉克扮着鬼脸，讥笑他，向他挥舞雅致的花边手帕。当时是早晨7点，克拉克花了25分钟的时间赶到了圣彼埃尔城外1英里处的巴那斯山。他跳下马车，向山下的圣彼埃尔城看了看，又抬头朝培雷火山望去。就在这当儿，一声炸雷爆响，地颤海惊，象把天宇炸开了一个大洞。

培雷火山正在猛烈爆发，地狱拜访人间了。时间是公元一九〇二年五月八日上午七点五十分。

培雷火山面对圣彼埃尔城的整个山坡被炸开了，400英里之外的多米尼加听到了强烈的爆炸声响，爆炸气浪时速达300英里，冲击波横扫法兰西堡，余威末势直达卡斯特里和圣卢西亚。

主火山口和整个被炸开的山坡，同时吐焰喷火，熔岩、灰沙、石头四处迸射，漫天飞舞。冷热气流急剧碰撞而形成龙卷风。龙卷风卷起大火狂袭圣彼埃尔城。紧跟着一个个火球，火山口中喷出一团团黑色烟云，不到3分钟时间，烟云笼罩了整个圣彼埃尔，接着弥漫到了附近的拉·柏拉雪城、曼索城、圣菲罗米恩城和周围的一些村庄。很快地，黑色烟云升入13000英尺的高空。

培雷火山大肆喷射火舌，拼命发泄毒气，灰雾浓烟直下山坡。滚烫的石头飞落港湾，烧着了停泊在港口内的船只，激起12英尺

高的滔天巨浪。巨浪排山倒海，直抵法兰西堡港口码头。在离圣彼埃尔 6 英里处的海面上，“布维·蒂魁尔”号船上的人们看到“圣彼埃尔方向出现火光。从双筒望远镜里看到整座城市半分钟后陷于火海之中，面向圣彼埃尔城的整个山坡一片火红。”

火山爆炸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波将 3 英尺厚的墙推倒，把 10 英尺长的攻坚加农炮刮过几个街区，龙卷风气漩将一座 3 吨重的圣玛利亚铸像从底座上摔出 50 英尺远。一些百年大树被连根拔起，象枯枝败叶一样被抛洒到远处的港湾。热浪过处，气温高达 450°C 到 1000°C，高温将玻璃熔成了树脂状。圣彼埃尔城有两、三分钟时间处于极度的痛苦与疯狂之中，人们都想逃命，但刚跑到一半就被卷到龙卷风或热气流中去。不用其它折磨，只要吸进一口气，肺脏便会立刻烧伤致人于死命。烈火和热浪将逃奔的数千人困在船坞上，被烤死、烫死、烧死的人成群地倒下。美国驻圣彼埃尔的副领事阿米蒂·泰斯塔特慌忙从船坞上跳入海里，顺着船坞游到一艘叫“罗丹”号的大船的船边。他拼死地往船上爬，可才爬上一半，烈火飓风已将他吞没。他无声息地张了张嘴，又掉入水中，跟困在船坞上的几千人一样很快地死去了。

圣彼埃尔港口内，除“罗丹”号和另外一艘叫做“罗拉马”号的船外，所有的船只都被爆炸冲击波掀翻覆没，船上的一切人员在热气腾腾的海水里被活活烫死。

“罗丹”号船长弗里曼看见大火黑烟涌向圣彼埃尔城的时候，急速命令“罗丹”号起锚。转眼之间，码头上排放的数千桶朗姆酒爆炸了，燃烧着的酒顺着船坞码头蔓延并流向海湾。“罗丹”号滚烫的甲板上覆盖着 120 吨重的泥沙。轮船起航，摇摇晃晃地驶出港口。“罗拉马”号船则几乎毁灭殆尽，船员和乘客大半在瞬间

即被高温和热浪烫死。当第一阵烈火腿风扫过“罗拉马”号船后，甲板上只有船长穆加先生没死，但是他的衣服已被烧得一丝不挂，肺部被严重灼伤。他疯了似地跳到海里，抓住一根救生索，但很快就断气沉向海水深处。

“罗拉马”号助理事务长汤普森大难未死，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他所目睹到的美丽的圣彼埃尔城被毁灭的最后一幕。

——我看到了圣彼埃尔的毁灭。这座城市被一场大火焚毁，近30000人当场死亡。停泊在港口内的18艘船，只有英国的“罗丹”号逃脱灾难。我听说船上一半以上的人死了，船是一个濒死的船员开出来的。我们的“罗拉马”号是星期四早上到圣彼埃尔的。在到达港口前的好几个小时，我们就已经看到培雷山上的烟火。船上谁也没想到会有危险。船长穆加在驾驶台上。人们都跑到甲板上去看培雷山的烟火。随着船驶近圣彼埃尔，我们清楚地看到山顶喷出的熊熊火团直冲云霄。火山上空乌云密布。压抑而痛苦的叫声不断传来。那情景真象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在山顶上燃烧。我们进港后不久，约7时45分，火山爆发，山坡被炸开，一道坚固的火墙向我们扑来，发出轰然巨响，犹如数千门加农炮齐发。

——空气变得非常闷热。而我们就处在这热空气的中心。火焰蔓延到海上，海水沸腾，升起团团热气，海水形成一个大漩涡，将船掀倒。一个可怕的大型热漩涡在“罗拉马”号下回旋，吸力使船倾斜，几乎覆没。船向右舷倾斜，从火山刮下来的卷着火的风使船又斜向另一边。火浪犹如快刀一样将桅杆和大烟囱拦腰截断。

——火焰象闪电般烧到我的身上，掠过我们头顶真象一场烈

火飓风。我看到 卷着火的风向汽船“格拉伯雷”号扫去，将船掀翻。船燃起熊熊大火，最后沉没。火山上的团团火球直烧圣彼埃尔城和港口内的船只。这个城市在我们眼前消失了。

唯一的幸存者在地牢中的死囚

美丽的圣彼埃尔城在培雷火山的大爆发中彻底毁灭消失了。起初幸免于死的幸存者有4个人，其中一个叫哈维那·D·伊法拉尔。5月8日那天早晨，这个女孩从圣彼埃尔城攀上了培雷山坡。山坡上一个叫做科克斯科鲁的“死火山口”附近住着她的姨妈，母亲是让她来给姨妈传个口信儿的。哈维那对救了她性命的法国巡洋舰消防人员叙说道：

“我刚离开姨妈家，走了还不到三步，就觉得从科克斯科鲁刮来一阵热浪。我想一定是什么东西着火了，就往上跑到小路的尽头。我看到坑底通红，象煮开水一样，同时蓝色的火苗从里面窜出来。有两个向导领着一个妇女迅速往上跑。看样子，一股蓝色的烟将他们冲倒了，他们倒下象是死了。

“看到这情景，我都吓呆了。后来，火山口喷发出的岩浆流到小路上那三个人倒下的地方，将他们完全淹没了。我又惊又怕，一路哭叫着冲下山去，也顾不得正在教堂里祈祷的妈妈，向水边跑去。

“我刚跑到大街上，就看见沸腾的岩浆从科克斯科鲁流下山坡。起初岩浆还只是顺路淌下来，但后来越汇越多，吞没了路两旁的房子。随后，我又看见一条红色的沸腾的河流，从山上别处

流出，断绝了那些从家里跑出来的人的逃路。

“我跑到码头上。船坞边正拴着我哥哥的那条小船。我纵身一跳上了船，正准备起航，忽然听到背后一声大叫，扭头一看，哥哥正向我跑来。但他晚了一步，炽热的岩浆流过来，只听见一声惨叫，他被滚烫的岩浆吞没了。我立即砍断船缆，用帆布把我自己裹住。火球从我身上卷过，一股巨大的海浪把我的小船推到了离船码头很远很远的地方。我被烧得浑身是伤。但还是把船划到了我经常来玩的小洞。在这里我呆了可能有三、四个小时，你们来了，我得救了，我遇上了救星……”

哈维那姑娘由于严重烧伤。也象另外两个获救的幸存者一样，没过多久就都死了。

圣彼埃尔城大难未死的四个人中，实际只有一个称得上是真正的幸存者。他叫拉奥尔·沙特勒特，是一个被判了极刑的杀人犯。当烈火飓风突袭圣彼埃尔时，他正被囚禁在城里监狱中深不见天日的地牢里。他不知道外部世界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他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有怎样的改变。不过，他在眼睛被熏瞎之前，目睹了空前罕见的，令人恐怖的一座城市的灭顶之灾。

“那天早晨，”拉奥尔·沙特勒特向人们述说他在狭小的地牢中所闻见的一切，“我正在吃早饭，这时，响了三、四天的轰隆声突然停止，随即周围暗了下来。我预感到大祸临头，于是大声叫唤监狱看守，想让他来把我的牢门打开。可谁也没听到我叫喊。我牢门的那扇小窗面对女修道院，但牢门和女修道院隔着一堵高墙。

“天色变得越来越暗，最后如同黑夜一般。突然，周围由于奇特的发光而明亮起来。这光是红的，有时又变成绿色。我把地牢里的那张小桌子搬到窗前，爬上桌子，从装着铁栅栏的牢房小窗